

坎坷與驕傲



■俄國十月革命領袖列寧。



■進攻冬宮。

文學與戰爭革命 緊密相連

孔朝暉表示，其實俄羅斯國家的形成史就是一部戰爭與革命史。古代的戰爭史幾乎成了古羅斯文學的唯一內容，比如最早的古羅斯民間史詩《壯士歌》和中世紀最著名的史詩《伊戈爾遠征記》。與古代戰爭引起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統一情懷相比，俄羅斯近代戰爭對俄國民眾和文學的影響發生了很大變化。

19世紀30年代前後，俄國思想界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後就開始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之爭就進入了白熱化狀態，貴族知識分子分成了兩個陣營，以文字的形式進行論戰。俄國的報刊、政論、詩歌、散文等均表達出明確的「俄國往何處去」的關注度。正是因為兩個陣營在國家現代性的語境中進行激烈的文字論戰，才使得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突然爆發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而十月革命與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的社會主義變革給蘇聯文學帶來的影響則經過了複雜的變化。早期主要是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政策指導下的文學主題與思想的「一面倒」。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以衛國戰爭本身和愛國主義激情為主題的文學成為當時蘇聯文學的主流，十月革命主題漸漸變弱。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蘇聯的文藝政策進入了「解凍」時期，一些深刻反思從二月革命開始到衛國戰爭這近四十年時間國家與人民命運的文學作品重見天日或開始出現。最典型的如《白衛軍》、《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和《生活與命運》等。

俄羅斯研究 依然忽視當代

孔朝暉認為，中國目前的俄羅斯研究處於歷史最高水平，但與俄羅斯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安全等議題相比，人文研究方面還是顯得薄弱；文學方面，若與英美文學研究相比，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研究在方法上還是相對傳統和保守，研究視角也相對狹窄。同時她指出，由於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還在經典化的過程中，當代作家與作品的優劣還未經過長時間的沉澱和淘洗，中國學者只能根據俄羅斯國內的文學獎項與民調來選擇當代作家作品作研究對象，因此「重傳統輕當代」的研究失衡現象仍然存在。但總體而言，俄羅斯文學與文化有極其獨特的魅力，這與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地理、種族特性都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研究是有廣闊前景的。

俄國文學探微 十月革命前後的



■展現革命的漫畫。

如果革命本身是一部交響曲，則文學和思想就是革命中的音符。俄國大革命已經過去百年，從去年末至今，包括中國學術界在內的各國學者都在探討這場百年前的大革命對人類歷史的影響。香港文匯報專訪了曾兩度赴俄羅斯訪學、任教於雲南大學文學院的孔朝暉，講述革命與文學之間的歷史脈絡和互動。

革命對文學的影響乃多元層面

問：俄國大革命（十月革命）對俄羅斯文學產生了怎樣的直接影響？

答：十月革命之後的俄國倡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工農兵形象與日常生活成為創作題材。但其實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如19世紀末西方文學中的非理性思潮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文學，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十分活躍。著名的「白銀時代文學」已經開始，主要代表是象徵派、阿克梅派和未來派。就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較19世紀相比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內傾化」與「個人化」，契柯夫的戲劇與蒲寧的小說即如是。十月革命的爆發和蘇維埃政權建成初期，這些文學活動並未受到影響，甚至因為國情巨變而變得更活躍了。革命首先給很多期盼俄國走向新生的作家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希望。比如引領俄國未來主義文學思潮的馬雅可夫斯基稱十月革命是「自己的革命」，著名鄉村詩人葉賽寧寫道：「從此刻起我再也不愛貧窮的俄羅斯……從這天起，我更熱愛共產主義建設了。」蘇維埃初期成立的「左翼藝術陣線」等文藝團體也都是擁護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但十月革命之後的蘇維埃政權的種種政治經濟政策和文藝政策的狹隘化與偏執化，卻讓這些舊時代的文人們感到失望或疑惑，後期有所轉向。

問：革命前後，俄國文學有哪些變化？革命為俄國文學帶來了哪些不同的影響？

答：文學本身的層面，應該理解為文學之為文學所具有的獨特藝術特徵、敘述手法與美學理念。實事求是地講，還是有一些遵從了藝術規律的優秀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如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

但這種對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與頌歌式的藝術特點走向了極致。從文學本身的特點來看，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變成了唯一被許可的創作方法，成為一種只許歌頌不許批判的文學，一種政治的「傳聲筒」式的文學的時候，它的藝術水準就可想而知了。所有的藝術只要脫離或疏離了藝術的本質，它的藝術性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誠然，由於體制內作家本身藝術水平的差異，還是有一些高水平的文學作品出現，但大部分應時之作很快就消失在歷史中了。

然而，還是有很多俄羅斯作家，他們不甘於成為應聲蟲，其創作轉入地下，有的作家甚至到海外，擺脫了意識形態束縛的創作卻成就了大量極其優秀的文學作品。甚至出現了「地下文學」或「抽屜文學」這樣的文學現象。比如白銀時代的著名詩人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和曼德爾施塔姆等人在極其艱難的生存環境中依然保持着批判的銳氣

與藝術的靈氣。再比如沙拉莫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勞改營文學」，更是撕開了蘇聯大清洗的黑色面紗。還有真誠反思從帝俄晚期到資產階級革命再到十月革命和衛國戰爭的蘇俄歷次重要革命與政權更替中，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的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與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等現實主義巨著。從這一點來看，他們都繼承了俄羅斯思想中的苦難意識、彌賽亞情結、東正教精神，以及這一切所帶來的巨大的勇氣。

革命融匯了俄國思想傳統

問：在您看來，就普世主義和民族傳統的相互影響而言，紅色革命之後的俄羅斯文學和過往的歷史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答：應該說，俄國紅色革命的意識形態，是具有俄國特色的普世主義，有着深刻的俄國傳統思想。如果沒有或明或暗地利用俄國傳統思想中的「彌賽亞情結」（救世主思想），俄國的紅色革命及之後的蘇維埃政權提出的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思想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和廣泛地被國內接受。在土地改革和打擊富農的農村經濟活動中，如果沒有俄羅斯傳統的村社制度作為農民的心理積澱，就不可能在貧農中獲得廣泛的支持。從文學上來看，實際上19世紀中後期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就開始了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憧憬和歌頌。後來的高爾基又着力以現實主義方法描繪俄國底層人民的普通生活和革命活動。這些都成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先聲。

另一方面，被官方意識形態排擠的白銀時代作家和之後的地下作家們，他們則是在精神上完全繼承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熱愛祖國、善於思辨、敢於批判的優秀傳統。寫作方法上，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作家有的繼承了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還有不少作家一面繼承由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引領的「怪誕」的假定性手法，另一方面又吸納了當時西方文學中各類現代主義思潮，在創作風格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狀態。流亡海外的作家群所形成的「僑民文學」，更是繼承與創新並存，作品受到世界矚目。

問：革命之後的俄羅斯文學中，「東正教」及其文化、精神是一種怎樣的的存在？

答：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明確禁止東正教信仰，因此在蘇聯，「東正教」及其文化在俄羅斯大都市中幾乎消失，很多教堂被封閉，但在廣大農村還有大批信眾。文學中的存在情況與生活中類似。但衛國戰爭爆發後，出於激發廣大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凝聚力的目的，蘇聯政府放鬆了對東正教信仰的管制，東正教及其文化、精神又重新出現在生活與文學中。而從俄羅斯人民的深層精神生活中來看，東正教的影響從未消失過，那些真誠反映俄羅斯人民生活與精神狀態的文學作品中，東正教的影子也一直存在，它以人民對苦難的堅忍、對大自然的

敬畏和對國家的熱愛的態度存在着。

問：十月革命對每一個具體的俄羅斯人的個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答：每個個體對政治的認知都是千差萬別的。但帝制的推翻和社會主義制度顯著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物質生活，而物質生活的改善又使得更多的人擁有了參與藝術生活的權利和能力。雖然文藝政策並不寬鬆，但畢竟那些享譽世界的俄羅斯芭蕾舞、戲劇、音樂等藝術在帝俄時代只屬於貴族的精神生活，十月革命之後也進入了尋常百姓的精神世界。此外，蘇聯在工業領域獲得的巨大發展，在航天領域取得的矚目成就也持續激發着普通蘇聯民眾的愛國主義精神。

歷史依舊 視角多元

問：您在俄羅斯擔任訪問學者，十月革命在今天的俄羅斯，不同年齡層的人會以怎樣的視角去看待這一歷史？

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兩個城市的人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基本可以代表整個俄羅斯民眾的想法。雖然各個年齡層的俄羅斯人對十月革命都有多元化的看法，但那些經歷過蘇聯最輝煌時期的老人們大多對十月革命和蘇聯時期的高福利生活與集體主義精神十分懷念。而蘇聯解體後出生的年輕人則絕大部分對十月革命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不過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們對十月革命的理解差異非常大。對革命及其領袖的讚美和批判同時存在，普通人，尤其是外國人很難確定哪一種論調是更客觀真實的。

問：中國人對俄羅斯的文學印象，大多停留在沙皇時代和蘇聯時代。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狀況如何？有無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和作家？

答：蘇聯解體之初的俄羅斯文學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結怨極深的作家隊伍徹底分裂，作家們兩軍對壘，口誅筆伐。一時間，文學失去了讀者，宗教、色情、暴力代替了文學，圖書市場蕭條，嚴肅文學雜誌印數暴跌，媚俗的「彩色雜誌」大行其道。但是，有着深厚底蘊的俄羅斯文學很快便開始恢復元氣，呈現出新的氣勢。畢竟寬鬆自由開放的文藝政策是優秀文學作品的溫床。許多在蘇聯時期就享有盛譽的老作家還在推出新的優秀作品，如現實主義作家拉斯普京（《告別馬焦拉》）和阿斯塔菲耶夫（《魚王》）；還有在蘇聯時期就開始創作，蘇聯解體之後更是大放異彩的，以後現代主義手法聞名的葉羅菲耶夫（《從莫斯科到彼圖什基》、《俄羅斯美女》）、索羅金（《排隊》、《甜糖城堡》、《暴風雪》等）、佩列文（《夏伯陽與虛空》、《百事一代》等）、女作家彼特魯舍夫斯卡婭（《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等）等作家。這些作品基本都有了內地權威出版社的中譯本，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多關注一下。



■孔朝暉教授。



■羅斯受洗代表東正教與俄國文化的緊密聯繫。